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詞林典故
古今文鈔

卷之四
書牘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五十四目錄

贈序類

序三

送郭筠仙南歸序

曾國藩

送劉椒雲南歸序

曾國藩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曾國藩

送周荇農南歸序

曾國藩

送唐先生南歸序

曾國藩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曾國藩

送呂介存南遊序

龍啟瑞

贈陳蓺叔序

邵懿辰

送陳伯淵赴官東河序

王拯

送孫侍讀還朝序 吳敏樹

序意贈西垣 吳敏樹

贈林封翁序 馮志沂

贈易笏山序 吳大廷

壽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叙 虞集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壽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王公九十詩序 李東陽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陸燦

顧南巖先生壽序 歸有光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歸有光

龔裕州壽序 歸有光

楊漸齋壽序 歸有光

周弦齋壽序 歸有光

戚思訥壽序 歸有光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歸有光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歸有光

周秋汀八十壽序 歸有光

戴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歸有光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歸有光

顧夫人八十壽序 歸有光

張母太安人壽序 歸有光

邱恭人七十壽序 歸有光

王氏壽宴序 歸有光

子實弟六十壽序

唐時升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婁堅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黃澹耀

彭躬庵七十序

魏禧

蕭小翽五十壽序

魏禧

兵備副使方公壽序

計東

顧亭林先生六十壽序

潘耒

言博士壽序

陳祖范

徐晝堂先生壽序

沈彤

費廣文七十壽序

林明倫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姚鼎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姚鼎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曾國藩

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吳敏樹

王觀臣副戎五十壽序

張裕釗

爲守齋五叔父暨張叔母五旬雙慶之序

吳敏樹

引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送麻徵君引

趙秉文

送秦中諸人引

元好問

說

仲兄文甫說

蘇洵

名二子說

蘇洵

稼說送張琥 蘇軾

字李如晦說 陳宓

復之純交說 并序 王若虛

李侯諸子名字說 虞集

蘇君字說 虞槃

傅氏字說 方孝孺

守耕說 歸有光

一石說 歸有光

張雄字說 歸有光

二子字說 歸有光

愚說贈王君 楊循吉

墨禪軒說寄吳周生 董其昌

窮經明理說示王生仲退 李光地

說文一首贈立夫 茅星來

廣師說贈蔣清容 王太岳

附錄

愛直贈李君房別 韓愈

敗諭 種放

碑解 孫何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劉景烈字解 劉敞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告友 王回

責沈文貽知默姪 陳瓘

太息送秦少章 蘇軾

日喻贈吳彥律 蘇軾

反求齋對 謝逸

書贈韓瓊秀才 黃庭堅

李都尉字辭 宋濂

金子權字解 蘇伯衡

嚴氏子字辭 胡翰

左翁號詞 黃瀉耀

書贈勿遷吳生 應撫謙

同志一首贈魚門 袁穀芳

告邑人送何二尹文 金聲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五十四

侯官吳曾祺纂錄

贈序類

序三

送郭筠仙南歸序

曾國藩

凡物之驟爲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卽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促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盡窺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爲道其深。附於回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效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則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絀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

不極擴充追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棄而已矣。余所友天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絕異之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猶若鉏鋤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徑尺之材。以爲榱桷。不閱日而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榱桷。爲天子營總章太室之梁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瘵大。就之瘵艱。淺者欲以一概律之難矣。且所號爲賢者。謂其絕拘攣之見。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與時物相發。力足以與機勢相會。此則衆人之所共覩者矣。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勤錯迕。遲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旣其純熟。則聖人之徒。其力造焉而無扞格。則亦不失於令名。造之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瓌質。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萑稗。誠哉斯言也。筠仙勸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蘄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爲耳。若夫自揣旣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送劉椒雲南歸序 曾國藩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奸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眞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眞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爲考据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

則幾彼則否。起一强有力者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漸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懽神悴力而趨之。鈞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敝身心以役於衆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衆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砭焉。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曾國藩

吾湘鄉當乾隆時。人才殷盛。鄧筆山爲雲南布政使。羅九峯爲禮部侍郎。而謝薌泉先生爲御史。三人者皆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時和珅柄國。聲張勢厲。家奴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御史君巡城遇焉。摔之出而鞭之。火其車於衢。

世所稱燒車御史者也。其後二十餘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令卓薦。召見。上從容問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遷四川知府。又十餘年。而謝吉人邦鑒復以進士出爲江南縣令。吉人御史君之孫。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將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爲詩送之。吉人乃索予爲序。而乞言以糾其不逮。於是拜手告曰。子今長人矣。四封之內。尊無與二。堂上頤指。堂下趨者百人。所識窮乏。仰而待命。設館以延賓友。貌敬而情離。卽有不善。彼所謂趨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諫。或諫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處於衆人之上。而聰明識量。又誠越而倍之。前有唯。後有諾。於是予聖自雄之習。囂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術以餌我。內之傲者日勝。外之欺者日衆。茲其所以舛也。昔者宓子賤治單父。孔子曰。子何施而衆悅。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東漢龐參爲漢陽太守。先候隱居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

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會其意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故古人之學。莫大乎求賢以自輔。小智之夫。矜己而貶物。以爲衆人卑卑無足益我。夫不反求諸己。而一切掩他人之長而蔑視之。何其易與。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謂求賢而終不能得者。非篤論也。今震澤宰左君青峙。吾湘鄉之賢者也。任俠而不矜。諳事而不計利害。子往試求之。必有所以益子者。友仁以礪德。利器以善事。旣以上繩祖武。又以紹諸鄉先輩之徽。無棄爾輔。員於爾幅。青峙子之輔也。抑吾聞江南爲仕宦鱗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盡交其賢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送周荇農南歸序

曾國藩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

地網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尙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撥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國家承平奕禩。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